

九叶诗人
陈敬容散文选

辛苦又欢乐的旅程

作家出版社

九叶诗人
陈敬容散文选

作家出版社

辛苦又欢乐的旅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苦又欢乐的里程/陈敬容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7.

ISBN 7-5063-1919-5

I. 辛…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4564 号

辛苦又欢乐的里程——九叶诗人陈敬容散文选

作 者: 陈敬容

责任编辑: 肖 恒

责任校对: 石 冰

装帧设计: 龚伟民、陈谷子

版式设计: 谷子

出版发行: 作 家 出 版 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 @ public bta. net. cn

http: //www. zuojiahubanshe. 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梨园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5 千字

印 张: 7 插页 1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919-5/I · 1903

定 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抒情记事 ·

陨 落	(3)
父 亲	(4)
望子的归来	(9)
天使之囚	(14)
杜 鹃	(17)
渴 意	(19)
四月之忆	(21)
桥	(25)
手	(27)
樱桃河	(29)
独 语	(32)
街	(34)
动荡的夜	(38)
火 炬	(40)
号 角	(42)
偷 读	(44)

迁居	(48)
雨中	(51)
他曾经这样歌唱	(53)
橄榄	(61)
神交	(64)
心远地未偏	(66)
前辈	(68)
故乡和我	(70)

• 序跋书评 •

《星雨集》题记	(75)
《巴黎圣母院》的序跋	
1948 年版中译本校后小记	(76)
1948 年译本再版序	(78)
1982 年译本序	(79)
《绞刑架下的报告》的序跋	
1952 年译后序	(88)
1963 年再版前言	(91)
学诗点滴	
——《老去的是时间》代序	(95)
《远帆集》题记	(100)
《珍贵的纪念》译者题记	(102)
《森林在成长》前记	(104)
《图象与花朵》	
(波德莱尔、里尔克诗选) 题记	(105)

成果与展望

- 序《中国当代女青年诗人诗选》…… (113)
- 《乐山游记选》代序…… (118)
- 《五人诗选》序…… (121)
- 序《世纪之门》
 - 当代中国校园诗选》…… (123)
- 序《中外现代抒情名诗鉴赏辞典》…… (127)
- 有益的尝试
 - 读叙事诗集《海陵王》…… (130)
 - 《叶塞宁抒情诗选》读后…… (132)
- 伟大的心灵之间
 - 重读《诗与真·诗与真二集》…… (135)

· 论诗说文 ·

真诚的声音

- 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 (141)
- 关于所谓“朦胧诗”问题…… (150)
- 关于“朦胧诗”…… (152)
- 从“天空”等等想到的
 - 谈新诗的突破与创新…… (154)
- 浅尝甘苦话译事…… (158)
- 创作激情的秘密…… (165)
- 从有所触发到酝酿成章…… (170)
- 试谈自己…… (175)
- 诗这只凡鸟…… (182)

读孙犁诗作后想到·····	(185)
诗话三则·····	(188)
复信答问：·····	(190)
复盖方鸣·····	(190)
复杨标·····	(191)
复圣思·····	(194)
复雷锐·····	(198)
答《现代中国女作家作品选》提问·····	(202)
答《中国比较文学》提问·····	(206)
答《未名诗人》问·····	(208)
生命不绝，求索不绝·····	(212)
编后记·····	(217)

抒情
记事

陨 落

这是谁的脚步声呢，又轻又细，在窗外格格地，平匀地响着。是小雨滴吗？——可爱的圆润的小雨滴。在少雨的北方，夜中微雨因一种特有的甜蜜之感而变得珍奇了。

然而我立时记起，该是那个甲虫又在纱窗上飞扑；每晚，当我的倦眼徐徐下沉时，这低微的格格声就模糊成一片梦的飘忽的弦乐。

但我现在是醒着吗？

一丝微风轻轻飘过，落在槐树的叶子上，碎了——不，碎的是梦里白发，那我刚握着时还是长长的美丽的发丝，后来全变成雪白，碎在我的手中了。

不是下着雨吗？怎么不听见滴滴的清声了——也许刚才是母亲眼中的凄迷的雨吧。

真记不清了，哀愁和欢愉一样地容易失落。

秋霜一般的银发还在我的手中，是碎成了细屑的，不复是缕缕的了。每一粒细屑现在跳跃着，映出各种色调的往事，令我吟味着秋天黄叶衰草的清芬，和寒冬霜雪的冷艳；又像是夏夜的郊原里，一颗金色的星子悄悄地陨落……

1935年春于北平

父 亲

太冷哪，冬之夜。

火盆里的火正熊熊地燃着，照红了围坐着的母亲，弟弟，和我的脸。我不住地把两手在火上晃来晃去，偶尔偷偷地望一望坐在桌前喝酒的父亲：他的脸，现在虽因几分酒意而带着点红色，不像往日那样冰冷地板着了，但我仍不敢多看，赶快又把眼光收回来，落在双手与炉火上了。

这所古老而宽大的屋子，在这样的寒夜里显得多么寂寥呵。大家都沉默着；母亲有时和父亲作一两句简单的问答，随后又复默然。厅堂里和楼板上，时有成群的老鼠跑来跑去，弄出很大的响声，惹得小猫咪呜咪呜地叫了：多难受呵，让人这样闷着！看一看弟弟，他也正无可奈何地看着我的脸；母亲呢，低了头不知在想些什么，只见她嘴唇动了一下，似乎要说话的，又咽下去了。

“什么呢，妈妈？”

“没有什么。”

无聊，来一个呵欠吧。但这个呵欠立刻传染了母亲，她接着也呵欠起来，疲乏地眯着眼睛。

“怎么，还早着呢，你们就瞌睡起来了？”

想是父亲听见我们呵欠，以为我们想借故走开，因而发怒了吧？我们都胆怯地望着他，奇怪了，这回他脸上并无一点怒色，大

家放了一半心。

“是还早呢。”

母亲有意无意地回答着。父亲看看我们，怪没意思地摇摇头，使劲喝了一口酒；对着半朵摇摇欲坠的灯花，呆呆地不作一声。从那棕黑而带着倔强性的脸子上，不可掩饰地透露出十几年来奔走于军中的风尘。一个疑问不经意地飘进我的脑中：父亲怎么就显得有点老了呢，不是还不到四十岁吗？

但我马上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我常常听人说，许就是父亲自己说的吧，说冬夜里一家老幼围炉坐谈，是一件最快乐不过的事。这时，不知有多少和我们一般大的孩子，正笑眯眯地坐在炉火之旁，听他们的父母讲一些美丽的故事呢；一炉红红的炭火上煎着新茶，噜噜的沸水声伴着他们一串欢乐的笑，滚到炉火里，炉火是燃得更红了。

是吗，我不也正同着我的家人围坐在炉火边吗？

父亲要不在家，我们这时候也许正同母亲围炉笑谈，母亲谈着她的回忆中的童年，谈着一些好孩子的故事；有时也谈到我们的父亲，虽然我们并不要听。也许母亲正躺在床上把小妹妹拍入甜蜜的小梦里去，弟弟正弄着劳作，或调配从《小朋友》杂志上看来的演魔术的药料，我则读着小说，或是手里捏了一管铅笔在练习绘画。冬之夜，永远是那样静静地，可是从未使我们有过寂寞感，父亲不在家，时光总是这样轻易地流了去，这中间，我们也用心念书，也好好游玩，在母亲的爱抚之下，如像深山的草木在阳光里，悄悄地，日继一日地成长。

母亲忽然呛呛地咳嗽起来，双手按着胸口，满脸胀得绯红。我连忙替她捶着背，弟弟走去舀了一杯热茶给她。怎么好呢，母亲身体近来越变越坏了，特别是几个月来父亲在家，事情多，她操

劳过度，本来就不很强健的身体当然更容易遭病了。

我们常常怕母亲生病，但母亲偏常常病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她病了我们可以陪她谈心，安慰她，有时我们的无知的话语不禁使她发笑。但是父亲在家了，每当我们日暮里放学归来，屋子里窗户紧紧闭着，窗纸上透着一层薄弱的黄昏的光，母亲床上的帐子沉沉地垂着，或是挂起一幅来，现出那用一只手支在枕上的惨淡的病脸；离床不多远，在一把大靠椅上坐着一个脸色阴沉的中年人，那便是我们的父亲，口中正含着一只叶烟，两腿不停地左右摇动着，看见这种情形，我们只好慢吞吞地挨到母亲床边，问了一声好些没有，便把书包挂上，悄悄地畏缩缩地坐在一边，虽然心里有很多话想同母亲说，但一看到那张阴沉沉的脸，似乎正等着我们说错了或做错了一些什么，便好沉着声音来一个“妈的，”或竟致伸出那只有断掌的手；因此我们连坐着也不安起来，加以那闷气的房间，那窗上的薄薄的光……

而现在是放寒假的日子呢，要是母亲病倒在床上了，叫我们怎样去消磨那从天亮以后的长长的时间呵。我一直望着她，希望看出她是健康的，是不会害病的；但是天呵，她那瘦瘦的脸，那陷进去的两个眼眶！我害怕而又不胜悲哀地俯下头去，用铁钳夹了一块炭放在火盆里。

父亲早喝过了酒，这时也走到炉边来，恰好坐在我和弟弟的中间，我们都不期然而然地向母亲身边挨拢一点。

“冰凡！”

教训来了，我想。

“你们什么时候开学？”

原来是这句话，刚才还听见他问过母亲的，现在怎么又问起我来呢？真奇怪！莫不是叫我下期别上学吧？我又疑惧着，因为

我常常有这种危险的呵。不过一面我还是恭恭敬敬地回答了他。

“那末到你们开学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家了呢。”

这话引不起我们一点兴趣，谁都不愿作声，于是散失到被炉火照红的空气中去了。一向除了骂人而外从不肯和我们多说话的父亲，今晚特别不同，好像一点寂寞都耐不住似的，又问弟弟：

“式行，你不是喜欢科学家的故事吗？我这回一定给你买一本《科学伟人传》回来，好不好？”

弟弟举起惊喜的眼睛向他望一望，回答了一个“好”字，就又低头默着了。

父亲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也默不作声。炉火照见他紧锁双眉，眼望着一块块烧红的炭。

早就睡着了的小妹妹忽然在隔壁哭起来，母亲连忙站起，离开了这间温暖的屋子。当她跨过门限时，我想起几年前一个黄昏，为了点什么小事，父亲抓着她的胳膊，向门限那边一抛，把她抛得直挺挺地脸朝下面躺在地上，父亲还在这屋里骂着，摔着东西。我也记得，从那以后，健康的母亲就渐渐多病起来。

看着母亲一走，我和弟弟互相望了一望，只想趁势也走开去，但刚要站起时又止住了，经验告诉我们，这样走了会被叫转来而且大骂一顿的，不如趁早别动吧。但是父亲却说了：

“过去帮帮你妈妈吧，我看你们也要睡觉了。”

于是我们立刻离开了火炉，离开了四面温暖的空气。跨过门限时我听到一声更长，更沉重的叹息。

母亲正轻轻地唱着，拍着小妹妹哄她睡觉，桌上一盏灯一闪一闪地抖动着；我们一过来，便都很快地走到母亲跟前。

“今晚爸爸很想同你们说话的呵。”

母亲低低地对我们说，声音里带点唏嘘，我没有回答。

“可是说什么呀！”

弟弟抢着回答，一面用两手揉着眼皮。

这晚，当人们把一切喧哗都带到梦里去了，我悄悄地坐在灯下读一本什么小说（那是当父亲上街去了，我把零用钱托弟弟替我买的），隔壁有沉重的穿着布底鞋的脚步声在地板上拖来拖去，时而又停了下来，接着听得一声叹息。

窗外淅沥地下着阴寒的小雨，夜之森严充塞着这所古老而宽大的屋子。

1935年9月于北平

望子的归来

“林姑，你把窗子都打开，好让阳光照进来。看哪儿灰尘没扫干净，你给扫一扫，别叫他进门瞧着就不高兴。累了你就歇歇吧，我准赶午饭前回来。”

邱老太太吩咐完了，提着一竹篮纺好的纱线，跨出自己家门。

“好；您可快一点儿回来呵。”

林姑在后面把门关上。

她们这样每天等着，而且准备着望子的归来，已经整整两年了，今天正是他两年前出走的日子。

出门来就瞧见满满的三月的阳光，铺盖着一大片碧绿而带湿意的平芜，从门前展开去，像是预说着幸福；邱老太太心上禁不住高兴。她走着一条软软的泥路，脚下好像比往日轻快起来，瞧着满篮的棉纱，微微抿一抿嘴；满篮的棉纱吗？不，她瞧见满篮的希望了。

路上还有别的几个上市去的人，见了她都点头招呼，她也高兴地同他们答着话。

“邱姆姆您早！”

“早！你们也赶集去？”

“是哪！回头镇上见！”

“回头见！”

望着他们走在前面的背影，邱老太太心中笑了笑，用两眼向虚空里描着她儿子高大的身材，脚下仍是忙忙地赶着路，她想不要耽误了时间，谁也说不准他该在什么时候回来。还有林姑也在家里等着她。

邱老太太没有多的儿女，望子走后她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和着她寂寞的暮年，林姑就在那时自愿地作了她的伴侣。她常常陪着老太太深夜枯坐，听她讲望子的故事；邱老太太总是先咳嗽一声，这样开始的：

“我们望子小的时候呀……”

林姑紡着纱，时而仰起头应和着，免得这可怜的孤老婆子觉着寂寞。见她讲累了，她就给倒杯水喝，或是向她说她应该休息了，没讲完的明天再讲。一听这话邱老太太总是固执地哑声喊：

“明天，明天他不就回来了么？”

这样她不倦地继续讲下去。随着纺机的轮转，林姑回忆里闪过多少望子的影像。她有一颗寂寞的期待的心，可是谁知道呢，只有窗外星空夜夜照着她的睡梦，窃听她梦中无声的话语。

这时候林姑一个人留在家中，上午的村落静悄悄地。把窗户开了，清新的阳光带着春晨芬芳的气息照进屋来。她觉着有点迷失，心里充塞着一半欣喜，一半哀愁。就在这屋里，她度过了她的两个春天，带着迷离的期望。可是邱老太太口中的明天，在这两年内逝去多少个了？林姑常常把失望同希望在心上衡量，隐隐知道失望是重于希望的，而且，随着日月的加增，重的更重，轻的更轻了。而我们的林姑就在这个春天里病下来。

一身素蓝轻衫，洁净如她的灵魂，两条乌黑的发辫像簌花似的分垂肩际。她脸色有些苍白，透露着近来的忧病。觉着有些累了，她把身子伏在窗棂，一行青色的簷影落在她的颈背间，折断